

孙犁与中青年作家的“笔墨缘”

王宗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孙犁对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中年作家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给予很多关注、鼓励、引导和扶持,与他们结下了深厚、质朴、清纯的“笔墨缘”。

1978年1月的一天,孙犁收到河北省中年作家韩映山寄来的一包稿子和附着的一封信。韩映山在附信中说,他要把过去写的散文编选成一部集子出版,请孙犁给写一篇序。孙犁与韩映山于1952年认识,那时韩映山作为来自冀中白洋淀农村的青年,在河北省保定第一中学读书,他试着给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并发表了处女作《鸭子》,从此与孙犁的“文字交往”延续下来。在孙犁看来,韩映山做人“很诚实和正直”,写作“很勤奋”。孙犁接到信后,欣然为韩映山文集书写“小引”,他深有感触地写道:“艺术与道德并存,任何时候,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备的素质。”1979年,孙犁题写小引的韩映山散文集《紫苇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79年12月19日中午,孙犁收到中年作家刘绍棠从北京写来的信,快言快语的刘绍棠在信中对孙犁说:“现将出版社给我的公函随信附上,请您在百忙中为我写一篇序,然后将序和公函寄给我。由于发稿时间紧迫,不得不请您赶作,很是不安。”当时,《刘绍棠小说选》作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纳入出版计划。孙犁与刘绍棠“文字之交”也已多年,孙犁负责编辑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曾为刘绍棠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而深念“旧情”的孙犁看了刘绍棠“火速”求写“序”的来信后,“匆匆吃过午饭,就俯在桌子上来了”,于当天“下午2时”就把这篇序写成了,

并在序的最后写道:“我们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绍棠同志的作品,具备这一传统。”

1982年,当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陕西青年作家贾平凹散文集《月迹》时,贾平凹接连给孙犁写了两封信,请他为这本集子写序。当时,孙犁与贾平凹并不认识,但从报刊上读了他的几篇散文,很欣赏,本想把自己发表的点评贾平凹散文的文章作为代序,但出版社和贾平凹本人都希望孙犁给写一篇新的,孙犁答应了这个请求,并在当年6月5日完成这篇序,序中肯定贾平凹的创作成果和写作风格,并借题引申,语重心长地说:“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

尚情操的陶冶。”

1985年4月1日,孙犁给青年作家张秋实、卫建民写回信,信中阐述对散文创作的看法,很深刻,也很独到。他认为,散文“难写”,“不能多产”,“散文的题材难遇,写好更难,所以产量小”,这是“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他说:“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他强调,“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言之切切,切中要义。孙犁的这封回信,后来以“散文的虚与实”为题,成为《张秋实散文集》代序,对卫建民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孙犁与中青年作家的“笔墨缘”,在中国文坛留下了美好印迹。



●老城厢旧影 取灯胡同

张 建文并摄

位于老城里,北起右营前胡同,南至西门内大街,长约84米,宽约2米。清咸丰十年(1860)建房形成胡同。因此地曾有制售“取灯”(注:指用于引火或照明的工具)的作坊,故而得名。两侧均为低矮的灰砖平房,1979年将原土路铺设了沥青混凝土路面。照片摄于2003年5月。

梦萦故里 精品酬乡亲

刘万江

新中国成立后,魏喜奎在北京带领同行老伙伴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剧种——北京曲剧,并主演、拍摄了北京曲剧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和《箭杆河边》,声名远播,但无论何时,她始终不忘家乡津门父老对她的培养。

1983年国庆节,天津市曲艺团以硬整的阵容、丰富的曲目赴京公演,吉祥戏院场场爆满。魏喜奎想:“我小时学过不少曲种,应该也展示一下……”经一番准备,58岁的魏喜奎于1984年2月成功举办个人曲艺、曲剧独唱会,她一人演唱梅花、京韵、乐亭、奉调四种大鼓和单弦、北京曲剧选段,时长达两小时,连演六场,天津曲艺界的小彩舞、花小宝等诸多名家均携弟子前往观摩。同

年8月18日晚起,魏喜奎在津门华北戏院连唱四天,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博得家乡观众赞许。

1985年夏,津门作家柳溪推出描写旧社会活动于京津的“豪侠”燕子李三的小说《燕子李三传奇》,后改编成十集电视连续剧。录制主题歌时,摄制组犯了难,这样一部有强烈京津地方特色的作品,该由谁、以哪种曲调演唱主题歌呢?几经讨论,摄制组最终找到魏喜奎。家乡的事情,责无旁贷,魏喜奎以独具风格的演唱,唱尽了京津风、悲壮情、民族魂。

《啼笑因缘》是魏喜奎在1957年排演的张恨水名著,她扮演的鼓曲女伶沈凤喜被张恨水誉为最满意的沈凤喜。1986年,魏喜奎为举办纪念北京曲剧创演35周年活动准备之际,有专家建议:“您应该把《啼笑因缘》录制成电视剧,既弥补

未拍成电影的缺憾,又为北京曲剧诞生35周年献礼。”经一番努力,该剧终于拍摄成为四集电视连续剧,于1987年春节在津门首播。

1994年底,传来北京西单剧场要拆除的消息,魏喜奎别出心裁,携手津门京剧名家王紫苓,演出北京曲剧和京剧“两下锅”的《大劈棺》,要为西单剧场留下珍贵的闭幕纪念。年近七旬的魏喜奎出演观音大士,以北京曲剧演唱,独具韵味;花甲之年的王紫苓扮演田氏,唱、念细腻入微,身段繁难多变。连演两场下来,盛况空前。1995年元宵佳节,她和王紫苓又联袂在津门中国大戏院演出此剧,津门老戏迷至今仍念念不忘这场精彩剧目。谁能想到,这是魏喜奎人生最后一次回家乡汇报演出,1996年3月23日,她在京溘然辞世。

津 沽 文 丛

魏喜奎的津沽往事之七

坨盐与运道

吴裕成

从销售引岸看,当年由天津盐坨运出的盐,占了长芦盐区的九成。海河东岸的盐坨规模不小。清代的《潞河督运图》《商盐坨图》表现盐坨,不过是象征性地画了几条码垛,用芦席苫盖得严严实实的。地方志书《天津政俗沿革记》载,那片贮盐场“南至季家楼,北至盐关口,共计坨地二百二十余条”。

储运之运,也很重要。清代盐法志说,“长芦盐运全赖舟楫”。水运是农耕时代最经济的运输方式。河海天津,区位优势带来得天独厚的便利,长芦盐业中心的形成与此关系甚大。由盐坨出发的盐船,至三岔口,有四条运道:北运河、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

走北运河的,沿河州县就近落厂,车运至各店;运往大兴、宛平、房山、顺义、密云、通州的,至通州张家湾落厂车运。这是嘉庆十年(1805)纂修盐法志记载的情况。比如销往宛平的,在张家湾改为车载,进广渠门,至各店铺分销。张家湾得名于元代。其时海运漕粮,进大沽口,河运接续奔燕京,在张家湾卸船转运。张家湾因张瑄督运漕粮至此而得名。

明清时期的杨青驿

曲振明

明清之际,天津城外南运河畔有杨青驿。该驿站最初为水驿,设在杨柳青。明嘉靖十九年(1540)移置至天津城外张官屯(后为双忠庙大街),增加了马驿,形成兼具水驿与马驿功能的极冲级驿站。该驿站最初属于静海县管辖,清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并设天津县。雍正八年(1730),杨青驿划归天津县管辖。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该驿南至静海县七十里,水行百里;东至宝坻县梁城所(即今宁河县)百四十里,水行百七十里;北至武清县杨村驿六十里,水行七十里。

杨青驿作为大运河进京通道的核心节点,其水驿承担漕运船只及官员接待职能;马驿衔接天津至保定官道,原设马20匹,有马夫12名,主要接济静海、武清两县差使,形成“腰站”式交通枢纽。雍正八年,奉文按照僻地之例酌减马10匹、马夫7名。驿丞郑一民后因马少差繁,请求增添马匹与马夫,经天津县转请,又原数补足。后来由于河道变迁,天津城外的杨青驿荡然无存,而设在杨柳青的明代驿道遗迹依然留存。

《啸亭杂录》记天津水师

章用秀

清代《啸亭杂录》卷四“天津水师”条,记述了清廷设置天津水师的缘由、建制、作用及发生在水师营里的事。书中说:“雍正中,宪皇帝念津门附近京畿,海防綦重,因设满洲水师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其协领下若干员,兵三千名,守御海口以防鲸涛不测之变。”又说,水师建立后,“满兵虽雄健,不利水师,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最终导致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震怒的事:“乾隆丁亥,纯皇帝巡幸津门,是日大风,海船逆势,难以施演。时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复戎装繁重,所传令俱错误。兵丁技艺既疏,队伍紊乱,竟操,喧哗不绝。上大怒,因裁革焉。”

天津水师设于雍正三年(1725),职责为防守海口以防卫京师安全,地点在海河边的新城(镇)。

譚家三